

《经籍 诂》成书过程考略

李 步 嘉

作者 李步嘉,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经籍 诂 成书时间 成书地点

提要 本文对《经籍 诂》的成书时间、地点、编纂程序、人员结构等问题进行了考察, 对上述问题的考察中, 本文对学术界的一些看法, 提出了商榷意见: 认为此书的始纂时间, 是在嘉庆二年 (1797), 而成书于嘉庆三年 (1798), 此书的编纂地点是在杭州西湖的“诂经精舍”所在地。另外, 本文还对涉及《经籍 诂》编纂的其它一些问题作出了较前人更为详细的探讨。

拙文曾就《经籍 诂》成书以前影响此书编纂思想的一些因素作了考察^①, 认为清代学者阮元当时修《经籍 诂》的目的, 除了适应清代经学的特殊发展道路以外, 还在于为广大士子提供“识字”与“为文”的工具书。以下本文对《经籍 诂》的成书过程拟作考察, 并试图通过这些考察为我们今天的文献整理与辞书编纂提供一些借鉴

一、《经籍 诂》成书时间

关于《经籍 诂》一书编纂的起迄时间, 一般书刊上的评价文章都笼统地归之为阮元为浙江学政时^②, 《清史稿》卷364《阮元传》对阮元任浙江学政的时间记载得不很清楚, 仅说:

(乾隆)五十八年, 督山东学政, 任满, 调浙江。历兵部 礼部 户部侍郎。嘉庆四年, 署浙江巡抚, 寻实授。

把阮元为浙江学政的时间系于乾隆五十八年以后, 嘉庆四年以前。阮元《研经室二集》卷1载有《诂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一篇, 其中明确述及阮元任浙江学政的具体时间, 该《行状》说:

(乾隆)六十年, 不孝蒙恩升内阁学士, 兼礼部侍郎, 调任浙江学政。不孝奉府君由扬州至杭州…… (嘉庆)三年八月, 不

孝升兵部右侍郎, 转礼部右侍郎。九月, 不孝任满, 奉府君入京师。

又《研经室四集》卷4载有阮元嘉庆三年浙江学政离任与友人诗^③, 其中一首题曰“秋日任满还朝同人饯于西湖竹阁赋诗志别”, 中有二句谓:

秋水正宽情共远, 宾鸿初到客将还。

与前《行状》互为印证, 知阮元确于嘉庆三年秋九月离任, 而上任时间虽知在乾隆六十年, 但月份仍不明。

近十几年来, 有二篇研究《经籍 诂》的专文, 明确提到《经籍 诂》成书的起迄时间, 《从〈经籍 诂〉到〈故训汇纂〉》一文说^④:

《经籍 诂》开始编纂于清嘉庆元年 (1796年), 成书于嘉庆三年。

另一篇文章《纂集派训诂著作〈经籍 诂〉》则说^⑤:

至阮元视学浙江, 乃手订凡例, 遴选两浙学者臧镛堂、朱为弼、洪颐煊等四十四人, 分门编录, 历时二年, 于嘉庆四年 (1799) 编成, 名曰《经籍 诂》

这样看来, 学者们对《经籍 诂》成书的起迄时间, 意见尚不一致

《经籍 诂》卷首载有清人序文三篇, 今择其与《经籍 诂》成书起迄时间有关者引述如下, 再进行一些分析, 钱大昕《经籍 诂序》说:

(阮元)乃于视学两浙之暇,……择浙士之秀者若干人,分门编录,以教授归安亦雅董其事,又延武进臧在东专司校勘书成,凡百有十六卷。公既任满赴阙,将刊梨枣,嘉惠来学。以予粗习雅故,贻书令序其缘起。

又王引之《经籍 诂序》说:

及先生督学浙江,乃手定体例,逐韵增收,总汇名流,分书类辑,凡历二年之久,编成一百十六卷。

又臧镛堂《经籍 诂后序》说:

少宗伯仪征阮公视学浙江,以经术倡迪士子。……因遴选经生若干人,分籍训,依韵归字,授之凡例,示以指南,期年分 成。更选其尤者十人,每二人汇编一声,知镛堂留心经诂,精力差胜,嘉庆三年春移书来常州,属以总编之役。镛堂不辞浅陋,遵宗伯原例申明而整齐之,以告诸君子。复延舍弟礼堂相佐,请诸宗伯,檄仁和廩生宋咸熙来司收掌对读。乃键户谢人事,暑夜汗流蚊积,犹校阅不置。书吏十数辈,执笔候写,虽极繁剧匆猝,不敢以草率了事。与同 诸君往复辨难,国子监生严杰、仁和附生赵坦,颇不以镛堂为悠谬,其所编书亦精审不苟,皆学行交笃士也。自孟复始,至仲秋告竣,凡五阅月,共成书一百一十六卷。……卷帙繁重,限于时日,未尽覆检原书,而《易》《书》《诗》《三礼》《苍颉》《字林》《释文》《楚辞》等 稿,每科为之审正经,子有失载正文,并补录之。校阅之下,更随笔改订,删烦钩要,分并归合,而条次其先后。俾秩然有章。

以上三篇序文的落款时间依次为“嘉庆四年夏六月”、“岁在屠维协洽相月之朔”(即嘉庆四年七月初一)、“嘉庆戊午秋九月三日”(即嘉庆三年秋九月三日)。根据臧镛堂后序中“至仲秋告竣”语,可以确定《经籍 诂》的最后成书时间,是在嘉庆三年的旧历八月。

《经籍 诂》成书于嘉庆三年八月,与臧镛堂后序作于是年九月三日,以及阮元于是年九月任满还朝,在时间上是紧相衔接的。臧镛堂后序中“限于时日”语,大约应指阮元交给臧氏“总纂”的任务,是限于《经籍 诂》在阮元任浙江学政期满以前成

书,钱大昕序所说“书成,凡百有十六卷。公既任满赴阙,将刊梨枣”,亦把成书的时间置于阮元任满之前。据此,前面我们提到的那种认为《经籍 诂》“于嘉庆四年(1799)编成”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我认为《经籍 诂》编成于嘉庆四年的说法,大概是把该书的成书时间与刊出时间搞混了。《经籍 诂》虽然成书是在嘉庆三年八月,但其刊刻印出的时间,却是在嘉庆四年下半年,钱大昕序作于嘉庆四年夏六月,王引之序作于同年七月初一,这些都可以证明。另外,《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亦记有“嘉庆四年刊本”^⑥,可能是这些因素导致产生了《经籍 诂》编成于嘉庆四年的误说。

现在,我们已知《经籍 诂》成书于嘉庆三年旧历八月,那么,此书是在何时开始编纂的呢?前面所引的一种看法认为是始于嘉庆元年(1796年),下面我们还要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推敲。

认为《经籍 诂》开始编纂于嘉庆元年的说法,虽然在表述这一观点时没有提供该说的根据,但我想其根据主要是来自王引之的《经籍 诂序》。由于王引之序中曾说编纂此书“凡历二年之久”,而《经籍 诂》成书于嘉庆三年,在时间上逆推,因此得出了这一结论。

然而,在理解“凡历二年之久”这句话时,古人与今人的概念可以不同。古人常把当年事算作已以过了一年,如果加上去年的时间,则可算作已历二年,特别对于某书的撰写、编纂过程,亦这样计算。如以王念孙撰写《广雅疏证》一书为例,据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⑦，“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四十四岁”条说:

八月,始作《广雅疏证》,期以十年为之。

《年谱》“仁宗嘉庆元年丙辰五十三岁”条说:

正月,作《广雅疏证序》。

《清史稿》卷481《王念孙传》说:

……乃撰《广雅疏证》日以三字为程,阅十年而书成,凡三十二卷。

《年谱》说得很清楚,王念孙是于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即他四十四岁时开始撰写《广雅疏证》,而于嘉庆元年正月撰成书之后的《广雅疏证序》,并明确地交待当年王念孙五十三岁,无论如何充其量《广雅疏证》的成书时间跨度,今人只能算作九年(月份尚不足),但依清人的算法,则已是经历了十年。正因为中国传统计算时间的方法与当代有这样的区别,

所以如果以王引之《经籍 诂序》“凡历二年之久”的话去逆推该书的始纂年代，而得出是在嘉庆元年的结论，就不一定完全正确。

众所周知，对《经籍 诂》成书过程最为了解的莫过于阮元、臧镛堂二人。现在我们从阮元留存的著作中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有关记载，而前引臧镛堂的后序则提供了线索。现在我们把臧氏后序中涉及此问题的叙述试分作二节，并加以分析，臧氏后序说：

少宗伯仪征阮公视学浙江，以经术倡迪士子。……因遴选经生若干人，分籍训，依韵归字，授之凡例，示以指南，期年分 成。

这段话无疑是臧镛堂追述阮元组织编纂《经籍 诂》初始阶段的工作情况。所谓“遴选经生若干人”，当指“《经籍 诂》姓氏·分”下自“山阴何兰汀”至“钱塘陆尧春”等 33人^⑤；所谓“分籍训”，当指以每个经生为单位，分授不同的典籍辑训诂资料，如“归安丁授经”，分“《周礼》郑注、《仪礼》郑注”^⑥；所谓“依韵归字”，当指在分的同时，以《佩文韵府》为主，把所辑资料初步归入 106 韵之中^⑦；所谓“授之凡例，示以指南”，当指阮元把既定的编书凡例交给经生，作为工作准则^⑧。由于《经籍 诂》刊刻时，把编纂该书的人员及分工情况，分 的书目、凡例等均载于卷首，因此臧镛堂后序的这段话很好理解。重要的是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说“期年分 成”。“期年”应指一周年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这一“期年”以前是什么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但“期年”以后衔接的时间则可以推知，臧镛堂的后序在紧接前段话后说：

更选其尤者十人，每二人汇编一声，知镛堂留心经诂，精力差胜，嘉庆三年春移书来常州，属以总编之役。镛堂不辞浅陋，遵宗伯原例申明而整齐之，以告诸君子。

这段话是臧氏叙述《经籍 诂》进行了一周年的训诂资料搜辑工作以后，即将转入下一阶段工作的关键之语。所谓“更选其尤者十人，每二人汇编一声”，当指阮元从经生中择其优秀者十人，把经过一年来搜辑而初步归入《佩文韵府》所用的 106 韵中的训诂资料，准备按凡例编成书稿。据“《经籍 诂》姓氏·编韵”所列，可知这十个经生的姓名及分工情况是：

临海洪颐煊，上平声九佳以上。临海洪震煊，上平声十灰以下。萧山徐鼐，下

平声八庚以上。钱塘潘学敏，下平声九青以下。仁和赵坦，上声十八巧以上。黄岩施彬，上声十九皓以下。仁和赵春沂，去声十七霰以上。仁和金廷栋，去声十八啸以下。钱塘严杰，入声九屑以上。钱塘梁祖恩，入声十药以下。

然而，选出的这十个经生并没有马上开展工作，而是等候臧镛堂至杭州总体规划并负其主责。臧镛堂至杭州后将阮元的凡例具体化并作体例上的统一，所谓“遵宗伯原例申明而整齐之”，当即指此。所谓“以告诸君子”，当指臧镛堂把阮元凡例细致处理之后所形成的具体编纂书稿的步骤，传达给这十个经生。

可以证明《经籍 诂》初编的书稿是这十个经生在臧镛堂的直接领导下最后编定完成的有如下记载，本文开头所引臧镛堂后序曾说：

（镛堂）与同 诸君往复辨难，国子监生严杰、仁和附生赵坦，颇不以镛堂为悠谬，其所编书亦精审不苟，皆学行交笃士也。

文中所提到的严杰、赵坦二人，见于上述十个经生的名单中。又《光绪台州府志》卷 73《儒林二·洪颐煊传》说：

颐煊、震煊同以经学受知于学使阮元，檄调杭州，肄业敷文书院。时有大小洪之目。为之校《经籍 诂》，与臧镛堂、杰晨夕辨难。镛堂叹曰：大洪渊博，小洪精锐，两君卓识，吾不如也。

文中提到的洪颐煊、洪震煊兄弟二人，亦见于那十个经生的名单中^⑨。

总之，在臧氏后序及其它记载的比较之下，我们没有发现《经籍 诂》在经过了“期年”的分书训的工作之后，进入第二阶段正式编写书稿的这十个经生，在臧镛堂来杭州总布署之前，作了什么工作。

臧镛堂后序在“期年分 成”后，提供的第一个时间是“嘉庆三年春移书来常州”，我认为“嘉庆三年春”正是《经籍 诂》经过“期年”的“分”后，进入下一阶段编写书稿的衔接点。因为嘉庆三年的九月阮元即将任满，“限于时日”，不能拖延。如果这一推理能够成立，那么，《经籍 诂》的始纂时间，当在嘉庆二年春。

以上对阮元主编《经籍 诂》成书的起迄时间重新作了考察，并得出了一些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结

论。以下将对《经籍 诂》成书的地点与人员等问题作一些探讨。

二、《经籍 诂》成书地点

关于《经籍 诂》成书的地点，以往评介《经籍 诂》的文章似未见提及，但阮元既然是在浙江学政任上主编完成此书的，而清代的浙江学政驻杭州^①，所以一般认为《经籍 诂》编纂的地点在杭州没有什么问题。最近细绎阮氏文集，发现阮氏遗著中提供了修《经籍 诂》的具体地点，《研经室二集》卷 7《西湖诂经精舍记》说：

(元)尝病古人之诂散而难稽也，于督学浙江时，聚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成《经籍 诂》百有八卷(按：“八”疑为“六”之讹)及抚浙，遂以昔日修书之屋五十间，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题曰“诂经精舍”。精舍者，读书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勸新知也。……精舍之西有第一楼，生徒咸来游息于此。诗人之志，登高能赋。

以上引文中阮元先明确地叙及《经籍 诂》的具体编纂地点是在杭州的“西湖孤山之麓”，其次还提到他为浙江巡抚后，把修《经籍 诂》的 50 间房屋改作诂经精舍。这样，知当时修《经籍 诂》的工作用房，当在 50 间以上。

阮元为浙江巡抚的时间是在嘉庆四年冬十月^②，《西湖诂经精舍记》的写作时间是在嘉庆五年的五月^③。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确知，《经籍 诂》的编纂原址，就是著名的杭州西湖诂经精舍所

在地。这一杭州诂经精舍至晚清还是东南的学术重地，章太炎尝从俞樾读书于此，《清史稿》卷 482《俞樾传》说：

俞樾，字荫甫，德清人。……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各书院，而主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余年，最久。课士一依阮元成法。

阮元抚浙后，与其好友孙星衍、王昶轮番主讲于诂经精舍，《孙渊如诗文集》的《冶城洁养集》卷下载有孙星衍的“湖楼诂经”诗，起句即谓：

第一楼头撰经诂，正对湖山最佳处。

前引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曾说“精舍之西有第一楼”，则这个“第一楼”在作为诂经精舍之前，当为《经籍 诂》修书之屋的五十间之一，诸生们曾在这里在阮元的组织下“撰经诂”，从这些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修《经籍 诂》之书屋转变成诂经精舍的历史踪迹。

三、《经籍 诂》编纂班子的人员结构

前面说到，阮元是在乾隆六十年开始任浙江学政的，而《经籍 诂》的始纂时间，是在嘉庆二年春。那么阮元在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二年初这一年多或二年左右的时间，干了些什么呢？就修《经籍 诂》而言，阮元在这一段时间里正在作人员的组织工作。当时阮元在杭州，他以杭州府为地域中心，精心选择并抽调了大量浙江省的应考经生来修《经籍 诂》。下面根据“《经籍 诂》姓氏·分”项所载，把参加《经籍 诂》初始阶段工作，即搜辑各典籍中训诂资料的 33 名经生，按其籍贯所在地距杭州府的远近程度，列表如下：

仁和 (三人)	赵坦 孙同元 宋咸熙	山阴 (一人)	何兰汀	平湖 (一人)	朱为弼
钱塘 (六人)	诸家乐 吴文健 梁祖恩 严杰 吴克勤 陆尧春	会稽 (二人)	顾廷纶 刘九华	嘉善 (一人)	孙凤起
		归安 (四人)	授经 转经 邵保初 杨凤苞	临海 (三人)	洪颐煊 洪震煊 沈河斗
海宁 (二人)	陈倪 绶	乌程 (二人)	周中孚 张鉴	黄岩 (一人)	施彬
萧山 (四人)	王端履 徐鲲 陶定山 傅学灏	海盐 (一人)	吴东发	开化 (一人)	张立本
		嘉兴 (一人)	于复		

清代仁和、钱塘、海宁三县本为杭州府所辖，上表中出自此三县的经生共 11 人，恰好占总数 33 人的 1/3。萧山、山阴、会稽三县属绍兴府，位于杭州府以南偏东；归安、乌程二县属湖州府，位于杭州府以北略偏西；海盐、嘉兴、平湖、嘉善四县属嘉兴府，位于杭州府以北偏东。以上九县距杭州府最远者不超过 80 公里^⑥，而经生人数为 17 人，占总数 33 人的 50% 以上。如果再加上杭州府所辖的那三县经生的人数，则要占总数的 80% 以上。从修《经籍 诂》所在地杭州府距被接纳来的经生籍贯所在地的远近而言，当时阮元对于经生的选择，不会完全没有考虑地区特点的。

另外，从经生的籍贯所在地看，上表中除了开化张立本 1 人以外，其余 32 人，皆位于浙东沿海的各府属州、县。阮元于嘉庆初年从这些地区遴选了大量的人才，由此我们也可窥见当时的浙东学术之盛。

除了上表所示参加《经籍 诂》“分”的 33 人外，据《经籍 诂》所列，尚有担任“总”、“总校”、“收掌”、“编韵”、“刊板覆校”的“武进臧镛堂”及其弟“臧礼堂”、“歙县方起谦”、“钱塘何元锡”、“仁和汤燧”、“钱塘潘学敏”、“仁和金廷栋”、“甘泉林慰曾”等人。这些人中臧氏兄弟与林慰曾来自江苏，方起谦来自安徽，其余的也皆从杭州府属各县抽调。参加《经籍 诂补遗》的人员除了“镇江王瑜”、“钱塘姜遂登”以外，剩下的都是从《经籍 诂》初编工作班子中抽调而来。“王瑜”也来自江苏，“姜遂登”则择自杭州本府。加上阮元本人，参加《经籍 诂》初编、《补遗》的一共是 44 人。

以上这 44 人是按《经籍 诂》卷首所列名单统计而来的。然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否参加了《经籍 诂》的编纂，是值得考察的，此人就是丁杰。

《经籍 诂》卷首所列参加该书编纂的人员中不见丁杰的姓名，但本文开头所引钱大昕的《经籍 诂序》曾说阮元修书时，“择浙士之秀者若干人，分门编录，以教授归安丁小雅董其事。”本文文中所引《光绪台州府志》卷 7《儒林二·洪颐煊传》也曾说，洪颐煊“为之校《经籍 诂》，与臧镛堂、丁杰晨夕辨难。”据《清史稿》卷 481 及《清史列传》卷 68 的《丁杰传》，都说“归安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官宁波府学教授。”虽然没有提到他参加修《经籍 诂》，但说他的两个儿子，“子授经，嘉庆三年优贡，传经，六年优贡。皆能世其家学，有‘双丁’之目。”丁杰的两个儿子“丁授经”和“丁传经”已见于前

表所列归安经生的名单中，参加过《经籍 诂》“分”工作，丁授经还参加了“分韵”。丁杰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阮元为乾隆五十六年进士，丁杰的辈当然在阮元之上。我想，丁杰可能曾参加了《经籍 诂》的部分工作，但他既然送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到阮元那里编书，并获得了嘉庆三年与嘉庆六年二次“优贡”的机会，因而把自己的名字略而不记也是可以理解的。

阮元选择来修《经籍 诂》的人员大约分为三种类型，一为苦读经史，学业优良的经生；二为成名甚早的学士；三为读书名人之后。我们先看第一种，《萧山县志稿》卷 18《傅学灏传》说：

傅学灏，字子经，别号孝山，邑诸生。世居南乡横山村，言行庸谨，非礼勿动。生平笃信朱子之学，于名物制度咸考订精审。尝试经解，题为《深衣考》，学灏释之，独皆确证。学使阮文达公，览而善之，引与论深衣之制，出任大椿《深衣释例》相质，学灏立摘其误数条，文达服其博奥。

又《光绪台州府志》卷 73《儒林二·金 传》说：

……同时肄业诂经精舍又有施彬，字挹之，号适亭，黄岩人，府学廪生。家贫，力学，善诗赋，诸经史皆能背诵。阮元试以历代临雍考，于二十一史中举行典礼，征引极为详赡。元修《经籍 诂》，以《尔雅》属彬。

傅学灏与施彬二人，皆为家境贫寒之诸生，而能苦读经史，各有特长。阮元以《礼》试之，一熟于深衣之制，一详于临雍之制，因而有资格被纳入到《经籍 诂》的编纂班子中。选择这一类型经生的主要手段，当是通过一定的考试程序。

进入《经籍 诂》编纂班子的第二类人员，既是经生，又是名士。如《萧山县志稿》卷 18《徐鲲传》说：

徐鲲，字北溟，一字白民，邑东南李树庄人。为人质朴，拙于言，少工文，称名诸生。家酷贫。为卢文、孙志祖所知，从游既久，遂湛深经术，通训诂之学。嘉庆中，阮文达为浙江学政，饬之于痒，设馆西湖，招集诸生，编《经籍 诂》，鲲与焉。文达抚浙，重修是书，俾总其事。

又《杭州府志》卷 146《文苑三·吴文健传》说：

吴文健，字寿彭，钱塘人。生有异禀，九岁作《夷齐论》，惊其父老。比长，研究

经义,多心得。闻金坛段玉裁为戴震弟子,往请受业。玉裁与语,奇之,因尽熟震玉裁著作而归。巡抚阮元开诂经精舍于西湖,招集两浙绩学士,文健与焉。

据上所引,徐鯤“少工文,称名诸生”,又从卢文、孙志祖游,“通训诂之学”,因而受到阮元器重;吴文健也是少年能文,“惊其父老”,后为段玉裁弟子,因而阮元也对他另眼相看。徐、吴二人少年闻名,长而从名师游的经历大致相同,我想阮元当时修《经籍诂》选择经生的另一种标准大概就是如此。

被选入修《经籍诂》的第三类经生是读书名人之后。前面我们已提到丁杰的两个儿子丁授经、丁传经被阮元接纳修书。丁杰其人《清史稿》本传说他“为学长于校讎,与卢文最相似”。“《方言》善本,始于戴震,杰采获裨益最多,卢文以为不在戴下。《汉隶字原考正》,钱塘谓得隶之义例”。在四库馆内,“任事者延之佐校,遂与朱筠、戴震、卢文、金榜、程瑶田等相讲习”。应该算是一个读书名人。另外,孙志祖的儿子孙同元与丁授经、丁传经一样,也被选入修《经籍诂》,《杭州府志》卷138《儒林·孙志祖传》说:

子同元,字雨人。少授庭训,治经通训诂。年十九,授知学使窦光鼐。巡抚阮元建诂经精舍于西湖,校辑《经籍诂》《金石志》《轩录》诸书,同元与其选

除了阮元以外,参加《经籍诂》编纂所有人员的姓名都被录入到孙星衍的《诂经精舍题名碑记》中^①,王瑜、臧镛堂、臧礼堂、方起谦、何元锡、汤燧等六人被称为“纂述经诂之友”,其余的或被称为“诂经精舍讲学之士”,或被称为“古学识拔之士”。总之,被阮元遴选来参加《经籍诂》编纂的经生与学士,跟后来的诂经精舍成员有重要的学术源流关系。由于此问题已不属本文讨论主题范围,故特另撰专文论之。

四、关于《经籍诂补遗》的有关问题

在本文的最后,还要对《经籍诂补遗》的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关于《经籍诂补遗》的成书时间,似未见前人讨论。据《经籍诂》卷首所载阮元“手订”《经籍诂凡例》最后一段说:

此书采辑杂出众手,传写亦已数过,讹舛之处或亦不免。凡取用者宜检查原书,以期确实。至于遗漏,谅亦不少。现在杭州

节署,延友搜查,续为《补遗》若干卷,刊刻嗣出,以裨学者。

这是阮元在《经籍诂》初编将刊行时所写的一段话。如本文前面所述,《经籍诂》初编是嘉庆四年下半年刊行的,此时阮元已为浙江巡抚,这与《凡例》所说“现在杭州节署”相合。嘉庆四年《补遗》尚在“延友搜查”阶段,何时编成?本文文中曾引《萧山县志稿》卷18《徐鯤传》说:

阮文达为浙江学政,饬之于庠,设馆西湖,招集诸生,编《经籍诂》,鯤与焉。文达抚浙,重修是书,俾总其事。

我想以上引文中说的“重修是书”,就是指的编纂《补遗》一事,因为《经籍诂》卷首所载“《经籍诂补遗》姓氏”的第一人“总校·萧山徐鯤”与引文中说徐鯤“俾总其事”相合。《萧山县志稿》既然说“文达抚浙,重修是书,”那么《补遗》的完成,当在阮元为浙江巡抚任上。

阮元为浙江巡抚共六年,《清史稿·阮元传》说“(嘉庆)十年,元丁父忧去职”。阮元的《研经室集》嘉庆四年至嘉庆十年期间的诗文论议亦不少,但都没有提到编《补遗》一事。从编纂《补遗》人员的情况看,据《经籍诂》卷首所载“《经籍诂补遗》姓氏”,洪颐煊、洪震煊兄弟二人都参加“补”的资料搜辑工作,但到了“编韵”的汇编成书时,只有洪震煊参加,不记洪颐煊之名,而在《经籍诂》初编的“编韵”时,兄弟二人都是参加了的。

考《清史稿》卷486《洪颐煊传》说:

嘉庆六年,充选拔贡生。入赀为州判,权知新兴县事。

以此而论,《补遗》之最后成书,当在嘉庆六年至嘉庆十年之间。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经部十·小学类·训诂之属”记有“《经籍诂》一百六卷,补遗附,清阮元撰,嘉庆四年刊本”。既然此本刊自嘉庆四年,怎么会附有《补遗》呢?我想“补遗附”三字应该理解为《经籍诂》嘉庆四年刊本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后人将《补遗》配置此本中,以期成为一个更完善的本子。而并非指嘉庆四年刊本中本身附刻有《补遗》。另外,《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一书本身亦存在不少讹误,拙文亦曾就这一类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②,读者可以参看。

如果本文所论不误,那么《经籍诂》一书的

初编,亦即正编,始纂于1797年(嘉庆二年),成书于1798年(嘉庆三年);《补遗》亦于数年后完成。今年正值《经籍 诂》的初编刊行二百周年,谨以此文聊作纪念。

注 释:

- ① 参见拙文《修经籍 诂“缘起”探微》中的有关论述,载《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 ② 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第150页说:“阮元又感到古代传注,散在群书,如果能荟萃在一块儿,编为一部书,确对研究训诂,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当他督学浙江时,便组织人力,从事辑录,编成《经籍 诂》一书。”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第174页说:“(前略)阮元有鉴于此,所以在督学浙江的时候,定出一个凡例,请了几十名文士来分书编辑,以臧庸(镛堂)为总纂,在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完成付刻。”
- ③ 按:此诗虽未署具体年月,但依体例该诗是按年代前后顺序排列,检此诗上一篇题作“嘉庆三年西湖始建苏公祠志事”,知此诗为嘉庆三年作无疑。
- ④ 参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黄侃学术研究》论文集,第290页。
- ⑤ 该文载《辞书研究》杂志1982年第4期。
- ⑥ 参见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经部十·小学类·训诂之属”。
- ⑦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高邮王氏四种之四”

《经传释词》书末所附《高邮王氏父子年谱》。

- ⑧ “经籍 诂姓氏·分”情况,请详参《经籍 诂》卷首所列。
- ⑨ 每个经生所分 典籍的具体情况,请详参《经籍 诂》卷首所列。
- ⑩ “依韵归字”的依据详参《经籍 诂·凡例》中的有关叙述。
- ⑪ 参见《经籍 诂·凡例》,载《经籍 诂》卷首。
- ⑫ 虽然《府志》称为“校《经籍 诂》”,实际上当时编写应该也附带校勘的任务。
- ⑬ 参见《清史稿》卷65《地理志十二》“浙江·杭州府”条。
- ⑭ 据《研经室二集》卷1《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说:“(嘉庆四年)冬十月,不孝奉署理浙江巡抚之命。”
- ⑮ 《西湖诂经精舍记》是阮元为诸生奉许慎、郑玄木主于舍中祭祠而作,文中有“嘉庆五年五月己丑奉许、郑木主于舍中,群拜祀焉”语,知该文作于其时。
- ⑯ 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31至32页“浙江”的比例尺所推算。
- ⑰ 参见孙星衍的《平津馆文集》卷下,载《四部丛刊》本《孙渊如诗文集》中。
- ⑱ 参见拙文《〈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贩书偶记〉补正》,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1期。

(责任编辑 张炳焯)